

代 职

DAIZHI

江南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代 职

江 南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代职/江南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065 - 7259 - 0

I. ①代…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8658 号

书 名: 代 职

作 者: 江 南

责任编辑: 李建力

封面设计: 江林春

责任校对: 焦金仓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 - mail: jfjc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8.375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5 - 7259 - 0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引 子 重返军营 / 1

- 01 暂别书斋 / 6
- 02 谁言寸心 / 10
- 03 风平浪静 / 18
- 04 团长发火 / 23
- 05 烽烟滚滚 / 32
- 06 思想杂碎 / 41
- 07 寂静如水 / 48
- 08 兵忿者败 / 56
- 09 整装待发 / 61
- 10 渴望战场 / 65
- 11 深山夜训 / 72
- 12 军号嘹亮 / 83
- 13 会海修炼 / 88
- 14 夏天来了 / 92

- 15 改与不改 / 98
- 16 石楠树栽 / 104
- 17 带兵之难 / 107
- 18 晃晃悠悠 / 112
- 19 部队拉动 / 119
- 20 没完没了 / 125
- 21 团长总管 / 128
- 22 实弹射击 / 131
- 23 特殊共建 / 138
- 24 团长暗责 / 145
- 25 军中坐禅 / 150
- 26 厉害的会 / 154
- 27 团长恼怒 / 156
- 28 大军演兵 / 160
- 29 一览无余 / 168
- 30 病卧营地 / 177
- 31 治军如家 / 184
- 32 办个班吧 / 188
- 33 有朋如亲 / 190
- 34 军中怪才 / 193
- 35 找个事干 / 197
- 36 策划团庆 / 202
- 37 讲故事的 / 209
- 38 一大家子 / 217
- 39 儿子探营 / 220
- 40 军营撒欢 / 224

41 雕像无面 / 229

42 迷恋射击 / 232

43 古城夜宴 / 237

44 归心似箭 / 240

45 重访故地 / 243

后 记 叙事圈套 / 252

引 子

重返军营

有位从部队业余写作成长起来的作家经常很自豪且带着一丝霸气地对我说，你没有当兵的经历，你不了解军队。言下之意是，我是“从部队出来”，“当过兵”“了解部队现实”的，所以才能写出“真实”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你不行。那时，我经常心虚而且崇拜地仰望着他，自愧不如，视他为“土生土长”从部队摔打出来的兵神作家。

但是，有空的时候稍一琢磨却发现，这老兄的自豪令人生疑，甚至存在着逻辑上的问题：目前我就穿着军装，怎么能说是没有当兵的经历呢？况且，我1989年从地方院校被征召入伍后扎扎实实在石家庄的27军真正当过兵，而不是军训那种，经受了严格而艰苦的专业军事训练。甚至，还突然奉命全副武装随着部队进京去平息传说中的某种事件。只

不过，部队行进到中途又奉命折返。但是，那种临战时的心理是经历了的，甚至在那次未完成的行军前夜，我还信誓旦旦地在日记里写下了生死文书。

另一个我们并非完全不了解部队的证据是，几乎每年我们都到基层部队去讲课、采访、调研、培训，有时还不止一次去，这也多多少少让我们了解了基层。恰恰因为我们年年去基层部队，让我们这些已经从军近 30 年的“老兵”与目前的部队战士们保持着相当密切而经常的联系。他们经常把业余创作的作品发来，请我们提意见。有时，打个电话，或者有机会到北京来见上一面，不时地把部队的情况介绍给我们。如果，真的与部队切断了关联，那的确不是件好事。

各位可能已经听出来了，我在“狡辩”自己“当过兵”“了解一些部队”。

但是，坦率地讲，虽然我有部队的生活经历，也时时关注着基层部队的变化，但我还是极为心虚的。有时甚至不能泰然地面对自己要“服务”的部队。原因是，其实，无论我们那位从 30 年前的部队走出来的作家，还是我这位在 20 年前的军队中生活过的作家，都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了解部队！”今天的军队既不是 30 年前的，也不是 20 年前的，甚至都不是 10 年前、5 年前的部队，中国军队的巨变令人瞠目结舌。那些 30 年、20 年、10 年前的“老”部队已经“不在”，现存的却是与世界同步、能够与强国抗衡的大国战车，是一个天上、地下、水中、太空立体同步发展的现代、后现代的快速发展的中国军队了。

显然，被我们津津乐道、引以为豪的那杆握在我们 30 年前、20 年前手中的钢枪在当下的部队已经极为罕见，以

至于都成为了“文物”。我们所谓“熟悉”的事物早已淡出历史，乃至，我们号称“了解”的非物质化的存在，如军营战士构成、军营文化，甚至军营口号、歌声都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变动。我们完全“认不出”这支队伍了。

今天，如果有谁还“自信”到说自己“真正了解部队”，那只能是个“大胆”的梦想。

这话的意思显然是说，想了解中国军队，想了解当下的战士是个多么难的事情，代职与到基层部队采访、调研又显得多么迫切。

在了解军队这个问题上，我们引以为豪的那些赫赫伟绩已经变得分文不值，除了精神的传承，从曾有的“实存”中能够发现价值已经是极难的事情。我们其实没有任何“老本”“家底”可吃了，某些经验与见识已经腐朽变味，成为过去时，除非我们闭目塞听、大言不惭，否则，我们怎么可能理直气壮地自称“了解”当下的中国军队呢？

即使“那个年代”的军队知识经验尚可提炼出些许高质精油，可是，自傲的我们想没想过，我们的经验依然是片面的、狭隘的、一己的。我们看到的、经验过的仅仅是“我们”极小的一个角度，极小的一个空间，根本就不可能让我们真正的“了解军队”，甚至连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努力都变得遥不可及。因为，那“一斑”是个“老斑”，已经不是今天的实际，而是被淘汰的过往。

事实上，即使今天的部队也处于一种“不确定”之中。何止军队？整个时代与现代社会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正如一位美国大法官为“自由”所下的定义一样：“自由就是对什么是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在我记忆的海洋里深情怀念的 27 军，今天早已面目全非。我想“旧地重游”都不可能了。再切近一点举例，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这种不断的调整虽是小的、区域性的、临时性的调整却是军队的正常，军队必须随着战情、军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一句话，现代军队是个不断调整状况、适应新变动的“不确定”组织。

恰恰是这种“不确定”逼迫着每一个以军队为核心从事创作、研究、教学的人必须适应这种不确定，跟随着它的节奏而同频共振。

代职就是其中一种有效的手段。

说到代职，对于我们这代军人来说，机会并不多。关于机会，我想到哈佛大学的一项调查报告。那份报告说人生平均只有 7 次决定命运的机会，两次机会间相隔约 7 年，大概 25 岁后开始出现，75 岁以后就不会有什么机会了。这 50 年里的 7 次机会，第一次不易抓到，因为太年轻；最后一次也不用抓，因为太老。这样只剩 5 次，这里面又有两次会不小心错过，所以实际上只有 3 次机会了。

不敢说，这次 A 师 C 团给予我的代职机会能不能起到改变我命运的作用，但是，这样的机会对于一位将近 50 岁的人来说的确并不多了，很可能是我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次。

代职因此而变得相当宝贵。

不过，意识到代职是我军旅生涯中一次难得的机会是在代职之后才总结出来的。实际上，领导跟我谈话让我去代职时，我并不是积极响应的，相反，心理上是抵触的。因为，当时我正在极为投入地为两家杂志、四家报纸写专栏文章，奉组织之命带着两位年轻创作员采访创作一部重大历史题材

报告文学，我的一部长篇作品才完成三分之一不到，还不用说，家里一堆难以处理的困难。突然就让我离开去代职，可以说，我是在不十分情愿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去代职。同时，对代职这件事我存在着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只是形式主义，完成一个百分比而已。

但是，到达部队之后，我的那些情绪化的观点慢慢地发生了变化。这在后面我的讲述中您会读到。

的确，开始我不仅对代职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而且，重要的是我那时是真的不适应今天部队的生活。但是，很快却发现，我慢慢地融进了这个团队，同时，慢慢地对它产生了情感依赖，继而，我变得有些离不开这支部队了。

再说进一步说，我甚至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在部队继续工作下去，这支队伍或许会成为我的依靠。

我在 A 师 C 团代职半年的真实体验极为深刻。我觉得我在那里获得了能量，这能量让我可以攀上高山、让我能够横渡狂风暴雨的大海，让我坚强、让我超越。甚至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成为真正职业军人的光荣和自豪。

是的，这本书正是我获得那些能量的心路历程，是我在基层部队成长演变过程的记录。

我希望能够把一切都亮出来与所有跟我一样穿着军装、穿过军装、对军营有兴趣的朋友们共享，因为在这个无所不能，想遮掩都遮掩不住的网络世界里，没必要隐藏什么。

于是，我决定从踏上旅途的那一刻起就一点点地画出行程图，留下蛛丝马迹，抛出暗号隐语。

好吧，这就是那张图。

想起来，有时还真有那么点小小的激动呢。

01

暂别书斋

我是被迫放下正在进行着的采访和创作的。领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泡上一杯茶，跟我语重心长。

到领导办公室而不是我的，这本身就有着某种隐喻与暗示。在我所研究的创作理论中我分析过许多空间意味，其中就有：当一个人有能力控制某个空间的时候，他就是自信而有力的，他就充满了话语的权力，而当他失去对空间的控制权的时候，往往也同时会失去自信与话语的主动权。

我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我是在我无法把握的领导办公室里被动接受谈话的，使得这场关于放下手里的工作去部队代职这样的话题谈起来变得相当容易了。设若，如果是在我的办公室谈话，领导就可能要费很大的力气才可把我说服。这说明，领导还是有些水平的，他知道选择一个合适的空

间，跟我这种固执己见者谈话，他掌握了话语权力。

领导说，到部队代职是每个军队干部都必需的，虽然你年纪比较大了，可是代职也没有年纪的规定。领导为了说服我，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去年，还有某某单位比你大不少的某某某一级创作员去新疆代职，人家毫无怨言，干得很好，现在轮到你了。你看看，是不是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一放，去代职半年的时间。半年说起来好像很长，领导笑呵呵地说，其实一眨眼就过去了。领导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慈祥 and 善，语言得体，已经让我无话可说了，再加之榜样的力量，让我立即缴了械。我当时就表示，服从命令，听从安排，发挥余热，丢掉专栏，抛弃创作，中断研究，离开家庭，以我半百之躯投身沙场。

虽然，我渴望了解部队，渴望新的体验，可我真实的想法却是不情愿突然中断正在激情澎湃地进行了半截子的采访和创作。但是命令就是命令，谁让我是个“体制人”，是个军人呢？命令就是命令，不管你情愿不情愿，说走就得走。

走没有问题，我完全能做得到。不过，要是允许多说几句的话，我的另一个真实想法是，虽然身处军队专业创作室，但军队要不是非得不可，也没必要处处、事事都要搞得铁板一块，不考虑实际情况，任谁都齐脖一刀砍，也得讲究灵活人性。比如，假使有必要每个干部都去代职的话，也没必要非得全体人员在统一的时间一起下去，其实下去也是到不同的单位去任职，统一是没有意义的。要是可能，先让代职人员把手头的工作结了，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在规定的时间内选择合适的机会再去可能效果会更好。代职并非打仗，把人搞得紧紧张张，似乎也大可不必。

这些话可能领导非常不高兴听，会斥责“不要说这种话！”但是，您想想，军队得有说实话和真话的人啊，要不我们怎么能够进步，能够理性呢，没有商量的余地，其实在军队也未必全对。

另一个想法是，代职的作用究竟在哪里？了解军队或者为部队服务，通过这种形式能不能达到效果，我表示深切的疑问。完成规定的百分比是不是比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采访创作与研究工作更重要呢？其实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重要的是地球离开谁都能转起来，这是个普遍真理，自信恰恰来自于此。

虽依依不舍，却也服从听话，创作室及政治部门还为我们这些即将到基层的代职人员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送会。

欢送会是在3月7日下午4点举行的。在创作室宽大庄严的会议室，创作室的主任、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各单位的政治处负责人和代职的干部们参加了会议。会上领导们对代职干部们提出了一些要求，介绍了各接收部队的情况。

在谈到我即将赴任的某集团军时，创作室的领导还特别强调，这是一支特别优秀的部队，是我军最好的部队之一，出过许多将领。这支部队有著名的战斗精神，有位赫赫有名的时代英雄也在这支部队的师部任职。领导叮嘱，去了要好好地向他们请教，也尽快地适应部队的的生活，等等。

他们的介绍的确引起了我的好奇，回家后便查找有关这支王牌部队，尤其是我即将任职的这支基层部队的历史与现状。这的确是一支极为了不得的部队，是解放军的一支劲旅。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东北民主联军一个纵队的指挥机关。我即将任职的A师C团虽然历史不长，却也是一支参加过

南疆作战的部队，作风硬派，装备先进。

本来，我被安排去 A 师 C 团的一个营里任副教导员，后来创作室领导考虑到我年长体弱，经过协调才决定把我放在团部，而不是更基层的营连。我即将去 A 师 C 团任政治处副主任，营职干部。

我将到那个未知的地方，一个未知的部队去当一个基层的干部，这样的日子似乎离我很远。我问自己，能成吗？

谁言寸心

北京的春天总是被诅咒，因为它短，也因为变幻无常。但我知道北京的春天却是最珍贵的，因为其短，也因为其无常，更何况，春天的北京处处充满了骚动与生发的迹象呢？

天气很好，少有的。就想起周五那天跟作家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人问我，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天空气这么好，蓝天这么多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人工！我问，人工？你怎么知道的？微信上都传遍了，说是为了保住“两会”，空中洒了很多东西，把雾霾都驱散了。我问，什么东西那么厉害？他说，听说是什么氮之类的东西，我也不懂。我说，谣言四起！他就说，听着玩呗，要是真那样也不错，说明我们国家科技发达了，能人工干预了。我就说，那就天天洒氮吧，比天天扯淡好多了，最起码咱们还可以看看蓝天

呢。他就笑，说那可洒不起，虽然咱们国现在也富了，可是，要是天天在空中洒那玩意儿，老天爷都不安宁，这事儿也不靠谱，得从根儿上治。我说，依你说，两会一完，咱们还得回到黑暗的雾霾时代？作家泄气地说，那可不。

既然北京蓝来了，那么就心花怒放吧，就满心欢喜吧。不过，我即将离开这可爱的，霾来霾去的、拥挤不堪的北京了。

早起，检查出行物品，准备早饭。8:50 下楼，我们创作室的副主任已等在楼下，他是送行的，说主任已经在开两会，他是代表他来送我的。送站的汽车很快到来，等了半天大画家一直没下来，他跟我去的是同一个集团军，不过他去的是另一个基层部队，另一个地方，我们俩的火车相差半小时左右，一起走了。画家的徒弟们早早地来到他的家里，帮助他收拾行李。这位知名画家与徒弟们的关系亲密，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一对一手把手地教，与徒弟感情深，像自己的孩子，因此，他们总是依依不舍地互相嘱咐，互相祝愿着来到楼下。画家要在代职期间画画，所以他带的东西多，折腾了半天才将行李装好。

干部下部队代职是由政治部门主管的，因此是由政治处的干事陪我们去西客站。路上将供给关系交到每个人手上。到达西客站时，司机不知道路怎么走，绕着北京西站南广场前的那些铁栏杆转了两圈才找到进站的路口。虽然因道路不熟耽误了时间，司机不好意思、干事表示歉意，但是时间确实相当紧张。我们下了车，匆匆地向入口走，画家不着急，他比我晚一会儿才上车呢。但这却苦了我老人家，我快速地跑向检票口，检票口只剩不多的人了。我要在 8 号候车室检